

石

木

女

月

山陽阮

三家巷

一代风流第一卷

## 內 容 提 要

“三家巷”是欧阳山同志新作家長篇小說“一代風流”的第一卷。

這部作品以高度的藝術概括力描寫了大革命前後廣州年青的無產階級政治上和道德品質上的成長過程。作品以二十年代廣闊的都市生活為背景，通過三個家庭——一個工人家庭、一個買辦資本家家庭和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及其親戚朋友之間的相互關係，反映了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的鬥爭，以及各個階級力量的對比和消長，思想面貌、精神狀態的上升和下降。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周炳、區桃、楊承燾、周金、周榕等正直、勇敢的革命青年的光輝形象，也刻劃了出身於反動階級的青年男女陳文雄、陳文娣、陳文婷等的軟弱、動搖、投降、變節，和何守仁、李民魁、張子豪及其他時代渣滓的丑惡靈魂。轟轟烈烈的省港罷工、沙基慘案和震驚世界的廣州起義，都在作品中獲得了真實而生動的再現。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書中還出現了革命先烈歐太濤等同志的崇高形象。

“三家巷”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強烈的愛憎，明快、生動的語言，突出的民族風格，鮮明的人物形象，以及濃郁的地方色彩等，使它具有很大的藝術魅力。

“一代風流”的以後几卷是：“苦鬥”、“莊嚴與無耻”、“到延安去”、“大地回春”。全書將陸續分卷出版。

## 三 家 巷

歐 陽 山

\*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廣州大南路43號）

廣東省報業、期刊、出版登記證粵版字第2號

廣東省新華書店發行

廣東人民印刷廠印刷

\*

統一書號：10111·495

書號：1834·850×1168 61/32·12 $\frac{5}{8}$ 印張·2插頁·282,000字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200 定價：(6)1.25元

## 目 录

一	长得很俊的傻孩子	1
二	証人	13
三	卤莽的学徒	25
四	受屈的人	34
五	看牛梯	41
六	枇杷树下	50
七	美人儿	59
八	盟誓	65
九	换帖	74
一〇	姐弟俩	82
一	幸福的除夕	93
二	人日皇后	104
三	迷人的岁月	112
四	画象	123
五	风暴	132
六	永远的记忆	140

一七	雨过天青	153
一八	在混乱的日子里	166
一九	快乐与悲伤	179
二〇	分化	189
二一	出征	200
二二	敌与友	210
二三	控告	219
二四	破裂	232
二五	血腥的春天	243
二六	假玉镯子	254
二七	夜深沉	260
二八	密约	271
二九	冰冷的世界	281
三〇	迫害和反抗	291
三一	兄弟回家	301
三二	红光闪闪	311
三三	通讯员	321
三四	巡逻队	330
三五	长堤阻击战	347
三六	伟大与崇高	357
三七	观音山防御战	367
三八	退却	374
三九	夜祭红花冈	381
四〇	茫茫大海	394

## 一 长得很俊的傻孩子

公历一千八百九十年，那时候还是前清光緒年間。鉄匠周大和他老婆，带着一个儿子，搬到广州市三家巷来住。周大为人和順，手艺精良，打出来的剪刀又好使，样子又好，真是人人称赞。他自从出师以后，就在西門口一間旗下人开的正岐利剪刀鋪子里当伙計，几十年沒換过东家。他老婆也賢德勤儉，余綉金綫，手艺也很巧。夫妇俩省吃俭用，慢慢就积攢下几个錢来，日子倒也过得滿欢喜。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周鉄，日过一日，这孩子也慢慢长大了。他夫妇一来嫌孩子不懂事，总爱 and 同屋住的別家孩子打鬧淘气，二来手头宽裕些，也想挪个地方松动松动，就放声气寻房子。恰巧官塘街三家巷有一个旗下的大烟精要卖房子，他同族的人怕跟首尾，宁愿卖给外姓。正岐利剪刀鋪子的东家见周大身家清白，就一力保荐，做成了这桩买卖。

刚搬进三家巷沒几天，那年方九岁的孩子周鉄就問他爸爸周大道：“爸爸，这巷子里住着六家人家，为什么叫个三家巷？”周大在他的后脑勺上狠狠地給了一巴掌，瞪大眼睛对他說：“叫你上鋪子里学手艺，你不去，整天跑到城上面去玩儿！你又不是一个讀書人，吃着飯沒事儿干的，你管他三家六家

做什么？”后来他悄悄問他娘，他娘也回答不上来，只是安慰他道：“你去招你那蛮老子干什么，沒得找打！一条街、一条巷，都是皇上叫大官儿定的名字，誰猜得透是什么主意？只怕那和过番的李太白才能猜出几分呢！”当下周鉄见問爸爸吃了大亏，問娘又不得要领，也就收起閑心，规规矩矩上正岐利剪刀鋪子去当徒弟。过不几年，他也就成了一个又老实又精壮的家传鉄匠了。

在他們刚搬到三家巷居住的时候，那里的确没有什么有名有姓的人家。他們是不愁柴、不愁米的，其他的住戶多半是些肩挑、小販、轎夫、苦力之类，日子过得很艰难。比較好一点的，算是有一家陈家跟一家何家。陈家住在他們紧隔壁，只有一个单身男子，名叫陈万利，当时才二十二岁，靠摆个小摊子，卖些粉盒針綫、零碎杂货度日。他既无父母叔伯，又沒兄弟姊妹，一早鎖上門出去，傍晚才回家做飯，靜幽幽地象一只老鼠一样。何家住在进巷子头一家，离他們最远。当家的叫何小二，是在监牢里看門的獄卒。他老婆一連生四个儿子，都沒养成，別人都在暗地里說那是报应。后来第五个男孩子养活了，名叫何应元，他夫妻俩把他宝贝得什么似的，不吃給他吃，不穿給他穿，凡是粗重一点的事儿，就摸也不叫他摸一下。这何应元当时也十五岁了，生得矮小瘦弱，尖嘴縮腮，挂了名儿是念书，其实是整天穿鞋踏袜，四处鬼混。

出三家巷，往南不远，就是寶富巷。在寶富巷口，有一間熟药鋪子，叫百和堂。百和堂里有一个大夫，叫杨在春。他看病謹慎，为人正直，虽然不算很行时，生意倒也过得去。他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叫杨志朴，年紀还小，大姑娘已經十八岁了。杨在春平日看见陈万利孤苦伶仃，勤俭过人，早想把

女儿許給他。百和堂的老板猜出他的心事，就出来替陈万利做媒。果然一說就成，不久就娶了过門。这陈杨氏虽然从小信佛，但是生性孤僻，貪財势利。过門头一两年还好，后来就簸弄是非，吵街罵巷，搞得家門不靜，邻里不安，有那些刻薄的人就給她起了个諱名叫“釘子”。几年之后，她看见紧隔壁铁匠周大的儿子周鉄慢慢长大成人，也学得一門好手艺，加上脾气忠厚，和他老子周大一模一样，就和她爹杨大夫商量，要把她的二妹許給他。杨在春一听，果然不錯，就央百和堂的老板去做媒。可是周大和他老婆一商量，都觉得这陈杨氏已經是一个釘子，她的妹妹难保不是一个凿子；一个釘子在隔壁已經鬧得六畜不宁，一个凿子进了門，那还能过日子？就这样，这門亲事就耽擱了下来。沒多久，铁匠周大就生病死了。

到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陈杨氏第一胎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陈文英。吃滿月酒的那一天，她外家的人都来了。周鉄的娘亲眼看见了杨家的二妹。这位姑娘那年才十八岁，比周鉄大一岁，长得相貌端正，性情温和，和陈杨氏大不相同。还有那待人接物的亲热劲儿，更加逗人喜爱。她一见周鉄的娘，左一个周大孀儿，右一个周大孀儿，嘴上就象涂了蜜糖的一样，叫得周鉄的娘心花怒放，当晚一夜沒睡着，第二天一早爬起来，就去找那百和堂的老板。百和堂的老板昨天也去吃了滿月酒的，把什么沒有瞧在眼里，不用她开口就抓到了个八八九九，到了她真地开口，他就一心拿起架子来了。不管周鉄的娘怎么央求，他只是不肯去提这門亲事。他說他从前做过媒，周家嫌人家是凿子，这回又去吃回头草，只怕杨家也不卖賬了，人家的姑娘，又不是嫁不出去的黄花女，沒得来白費唇舌。后来还是周大孀賠了不是，又許这，又許那，才把百和堂老板說活了。

誰知他到楊家去，一說就成，跟着第二年就過門成親。

時間過得飛快，轉一轉眼就過了二十年。到了一千九百一十九年的時候，三家巷已經完全不是舊時的面貌了。

三家巷如今是名符其實的三家巷。這兒本來住着六家人，陸陸續續地搬走了三家，只剩下周家、陳家跟何家了。當楊在春老夫還在世的時候，他總愛當着他大女婿陳萬利和二女婿周鐵的面，講一些世道興衰的大道理。他說照他所知，五十年前，這三家巷本來叫做忠義里，住着安分守己的六家人。後來有幾家人上去了，又有幾家人下來了，只剩下三家人，那名字也改成三家巷。誰知後來那三家人又敗壞了，房子陸續出賣，又變成了六家了，名字卻沒再改動。他十分感慨地說：

“世道循環，誰也不能預先知道。只是閱歷多了，就約莫有一個譜子。那貪得妄想的人，總是守不住的。經久不衰的，還是那些老實忠厚的人。”陳萬利一向聰明伶俐，就接着嘴說：

“爹說得一點不差。我寧可貧窮一世，再也不想做那貪得妄想的人。真正不義而富且貴，那又有什麼光彩？何況富貴本來不過只跟浮雲一樣呢！”周鐵生性淳樸，只是站着木然不動，把老丈人的話想了又想。

如今已經是一千九百一十九年，老丈人楊在春已經去世，他的兒子楊志樸已經繼承他的衣鉢，行醫濟世，而且人緣不錯，名望一天天往上長。老丈人說的什麼忠義里、三家巷的變遷，周鐵已經沒有什麼興致去管它，還有那什麼世道循環，貪得妄想之類，他本來就不大了了，這時候更忘得一干二淨。這二十年之中，他的周圍的變動是很大的。第一樁大事就是皇上沒有了。跟着就是辮子沒有了。不過這些他不在乎，沒有了就算了。最叫他煩惱的，是屋頂漏了，牆壁裂了，地破碎了，沒錢

去修补。再就是一年一年地打仗，东西一年一年地贵，日子过得一天一天地紧。还有就是人丁越来越多，这个要这，那个要那，简直接弄不过来。这二十年之中，他每天照样早出晚归，在打铁炉旁边干活，他老婆周杨氏也每天照样打水、破柴、洗衣、煮饭，跟老铁匠周大夫妇在世的时候一模一样过日子。周铁的手艺即使说不比周大更高明，也至少是不相上下，他们打出来的活儿，就是再有本领的行家也分不出高低。西门口一带的妇道人家总是挑着、拣着到他东家的铺子里买他打出来的剪刀，就是用了十年也还记得那店铺的名号。周杨氏还是和她做姑娘的时候一样，见人先带笑，又和气、又傻，别人因为她姐姐陈杨氏绰号“钉子”，就替她取了个诨名叫“傻子”。就是旁人有时仗势压她，或者嘲笑她贫穷破落，她也只是笑了一笑了事。纵然他夫妇是这样手艺高明，贤德出众，可还是一天比一天更受熬煎。

有一桩事，不论陈家、何家都比不上他们，也对他们羡慕得不得了，就是在这二十年之中，他们养了四个孩子，除了第三个是女的之外，其余三个全是男的。别人都说，他们虽然财不旺，可是丁旺。这也算给他们争一口气。还有人说，这就是周铁一生忠厚的好处。在这上头，别说陈家万利比不上，就是何家应元也输了一筹。如今，这四个孩子全长大了。大儿子周金，今年十九岁，生得矮矮胖胖，浓眉大眼，性格刚强。早两年已经在石井兵工厂做工。活虽然重，工资还算不错，一出身已经比他爹强了。周铁常常摸着自己那又短又硬的络腮胡子笑着说：“我打剪刀，是绣花用的；他造枪炮，是打仗用的。这年头兴打仗，不兴绣花，该他比我赚的多！”二儿子周榕，今年十八岁，中等身材，长着一个高高的鼻子和一对长长的眼

睛，性情又穩重、又溫和，正在中學里念書，有人說畢了業可以當官兒，周鉄也只是半信半疑。大女兒周泉，今年十六歲，也考進了中學了。她長得身長腰細，臉白嘴小，直象畫里的美人兒。那時候，女孩子念書是很少的，她能考上中學，那才情已經出眾，何況再加上她長得標致，別人都說要不反正，她准能考上個女狀元。她的性情和她二哥周榕相象，只是比他更加馴良，更加溫柔。周鉄夫婦最偏心這個女兒，把她寵愛得象心頭一塊肉一樣。惟有那小兒子周炳，卻是一個奇怪的人物。他今年才十二歲，可是長得圓頭大眼，身體壯健，已經和他大姐周泉差不多高。凡是見過他一面的人，沒有不說他英俊漂亮的。還有人說，要是把他打扮成女孩子裝束，他要比他姐姐周泉更加美貌。為了這一樁事，周鉄已經很不高興。他對周楊氏說：“咱們是賣力氣的人家，有兩只胳膊就夠了，要那副臉子干什么！莫非他將來要去當堂倌？莫非他將來要去唱花旦？莫非他將來靠相貌賣錢？莫非他將來靠裙帶吃飯？”那綽號“傻子”的周楊氏拿眼睛望着地，許久沒有開腔，後來才慢慢地說道：“他年紀還小，你怎么就看准他沒有大用？人養兒子都望他俊，哪有望他丑的！長得丑，不見得都有出息；長得俊，也不能說都沒出息呀！”她話雖這麼講，可是暗地里也替周炳擔心。因為一年之前，他還在小學校里念書的時候，就不肯好好地用心上學。他既不是逃學，也不是偷懶，更不是頑皮淘氣，打架鬧事。他也和別的孩子一樣，天天上課，堂堂听讲，可是總象心不在焉的樣子，听了一截，忘了一截，成績老落在別人後面。街坊鄰里，師長同學，兄弟姊妹，親朋戚友，都異口同聲地說周炳是天生笨拙，悟性不高。還有人十分感慨地嘆息道：“想不到他長的那麼俊俏，卻配上這麼一副資質！難怪

人說长皮不长肉，中看不中吃！这才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呢！”周杨氏听了，很不服气。有一天，她背着大家把周炳叫到跟前，紧紧地搂着他問道：

“好儿子，你身上什么地方觉着不自在么？”

他摇摇头說：“沒有。”

娘又問：“你的記性很坏么？”

他又摇摇头說：“不。我的記性可好哪！”

周杨氏拿指头点了一点他的前額，說：“別吹。老师教的你都听得懂么？”

周炳听见媽媽这样問，倒詫异起来了。他用惊疑不定的眼光打量着周杨氏，說：“全懂得。我又不是傻子，怎么能不懂呢？”

周杨氏笑了。笑了一会儿，就接着問道：“要是这样，为什么老师教的功課你全記不住？”

周炳变得犹豫不安起来，回不上話了。歇了一陣子，他才自言自語地說：“記不住就是記不住。誰还知道为什么記不住呢？”

媽媽突然严肃起来了。她說，“好的孩子什么时候都不扯謊。”

周炳的漂亮的小脸蛋全变紅了。眼睛呆呆地望着他娘不动，眼珠子里的光泽都变哑了，变迟滞了。媽媽瞧他这情景，知道他沒有扯謊，就开导他道：“你想想看，总有个緣故的。你身上又不是不自在，記性又不是沒有，听又不是听不懂，可你功課总是記不住，倒說是沒有緣故，人家不把你当傻子看待？”周炳歪倒在娘的怀里，用小手輕輕拍着娘的脊背，好大一陣子沒有做声。后来，他突然掙脫了娘的胳膊，跑到神厅外

面去。不一会儿又跑回来，在娘的耳朵边悄悄說道：

“老师讲的課不好听！”

周杨氏打算問問他为什么不好听，哪一句不好听，他早就一溜烟跑掉了。她只好一个人坐着叹气。她十分可怜自己的小儿子周炳，觉着他这么一副好模样，原不該配上这么一副傻心眼，真是可惜。又想到为了这副傻性子，不知要吃多少的亏。越想越心疼，不知不觉就流下了眼泪来。过了几天，她瞅着旁边沒別人，就又問起周炳功課的事。周炳这回胆子大了一点，见娘問，就說了：

“老师說世界上最蠢的东西是梅花鹿跟猪。猪是蠢了。梅花鹿怎么能蠢呢？梅花鹿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伶俐的么？”

周杨氏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說道：“乖儿子呵，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管你念书，管那梅花鹿干什么？它蠢也好，不蠢也好，与你什么相干？你去跟它打抱不平，呆不呆？傻不傻？老师既是这么說了，想必是有点来由的，你只管听着就对了！”

周炳接着又說：“还不光是梅花鹿呢！后来老师又說，世界上不念书的人都是愚蠢的。这越发不象話了！媽你說，爸爸、大哥跟你，你們都是沒有念过书的，可怎么能說你們愚蠢呢？”

周杨氏当真恼了。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瞎，傻小子！你尽管說这些疯話干什么？你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明白过来呵！书上說的归书上說的，咱們做人归咱們做人。人家又沒有指名道姓，你动不动就东拉西扯地胡纏些什么？就任凭人家罵两句蠢，那又有什么？咱們不是蠢么？不蠢又怎么会穷？”

这几年，铁匠周铁觉着日子挺不好过，柴米油盐，整天把

心肝都操烂了，又听说了这么一个糊涂儿子，一点不通人情，就和周杨氏商量道：“反正两个做工的养不活三个念书的。阿金也大了，还没有置家，老这么下去也不是法子。阿炳看样子也不象个知书识墨的人，索性不念那些屎片了，跟我打铁去吧！”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周炳退了学，每天跟着周铁上那间正岐利剪刀铺子当学徒去了。

三家巷里，住在周家紧隔壁的陈万利家，这二十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变动。陈万利发了很大的洋财。他本人如今再不是什么摊贩小商，而是堂堂的万利进出口公司总经理。他的公司到底经营一些什么项目，连他的紧隔壁邻居、他的连襟周铁都说不上来。说到他是怎么发起洋财来的，他如今到底有多少家财，那全是永远不会揭开的谜。有人赌咒说他的发财和私运鸦片有关，另外有人甚至有证据可以判断他的发财和一个因为“欧战”回国的“红毛”商人有关。可是陈万利本人根本否认他曾经发过什么财，并且常常嚷着他的进出口公司是一桩赔钱生意。总之，那是一个真正的谜。别人只能私下议论，而哪种议论都有道理，都不能证实。大家亲眼看见的，就是陈家的吃用慢慢讲究起来，穿戴也慢慢讲究起来。后来，用的使妈也加多了。再后来，把他家另一边紧隔壁的房子也买下来了。而最后，把两幢平房都拆掉，在原来的地址上面建筑起一座三层楼、最新式的洋房来。到这时候，人们不再发什么议论了，他们只是拿陈杨氏那“钉子”跟周杨氏那“傻子”两姊妹做比较，感慨不已地说：“当年要论人才，谁能不挑二姐？可是，人都是人，一个就上了天，一个就下了地。这真是同人不同命，同伞不同柄！”

不过，倘若说陈万利从此再没有什么烦恼了，那也不是公

平之論。他是有美中不足之处的，那就是他夫妻俩养女儿太多，儿子太少。这二十年来，他們养了五个孩子，竟有四个都是女儿。大女儿陈文英，今年二十一岁，已經出嫁給香山县一个地主的儿子，叫张子豪的。大儿子陈文雄，今年十八岁，和他姐夫张子豪，和他隔壁周家的二儿子周榕，都是同一間中学里的同班同学。第三个孩子养下来，父母指望它是个男的，而她自己却长成个女的。陈万利給他二姑娘取了个吉利的名字，叫陈文娣，是要她必須帶一个弟弟来的意思。她如今十五岁，也跟她大哥一道上中学。第四个孩子生下来，还是个女的。陈万利很不高兴，就給这位三姑娘取个名字，叫陈文婕，是“截”止再生女孩子的意思，今年也有十三岁。誰知截也截不住，第五个孩子生下来，又赫然是个女的。陈万利生气极了，就給这位四姑娘取个气势汹汹的名字，叫做陈文婷，是命令所有的女儿“停”止前来的意思。但是这么一停，就連什么都停掉，陈杨氏再也沒有生养。在这上面，看来他是非輸給周鉄不可了。也許別人对于有錢的人心存嫉忌，也許別人对于有錢的人爱开点玩笑，在陈万利觉着煩惱的問題上，还传出点閑言閑語。人們都爱传陈家的使媽跟主人陈万利的曖昧关系，也有当风流韵事传的，也有当为非作歹传的。还有人言之凿凿地传说某年、某月、某日，陈家的使媽阿发到香港去养孩子，不幸又养了个女的，就立刻送了給育嬰堂。要是养下男的，陈万利就要光明正大地收阿发做姨太太云云，簡直說得“象煞有介事”。对于这种不負責任的流言蜚語，陈万利并不放在心上。他想誰也沒有証証，說說不妨事，也就一笑置之了。

此外，住在三家巷里的，还有一家何家，就是何五爷何应元他家。这二十年，他家也发得很厉害。有人細細給他算过

一本家賬，算出他比陈家还有錢，不是多一两千、一两万，而是多得多。陈家的发迹是暗的，何家的发迹是明的。何家老太爷在世当獄卒的时候，据說就曾經干过一桩也許跟阴鷲有关的事情而发了大財。何应元本身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出来办稅务；往后在大灾荒的平头，又出来办賑济。这都是社会公認的肥缺。在这上面得到点好处，任何人都会認为理所当然。不久，他就收买了他旁边的一幢房子。又不久，他又收买了另外一幢。这样，他就和陈万利家变成了紧貼的近邻，而三家巷的六幢房屋，他家独占了三幢，也就是独占了半条三家巷了。除此以外，他又在广州城里和西关的熱鬧繁盛街道里，添置了許多产业，据說到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他拥有的大小房屋店鋪一共有三十几幢之多。他曾經請許多风水、阴阳先生来仔細商議，都說他的好房子虽多，却沒有一处比得上三家巷的祖居，因此他就在三家巷定居下来。他不喜欢洋楼，就把三家巷的三幢平房拆掉了，另外起了一座三边过、三进深，水磨青砖，純粹官家样式的“古老大屋”，全家居住。其实这城里的房屋，也还算不得什么。据跟他算过細賬的人說，何五爷在乡下置下的田地，那才是真正的家財。离城四十里，那儿就是他的乡下震南村。别的地方不算，光震南村的土地，就有一半是归在何福蔭堂名下，也就是說，归何应元个人所有的。他娶头一个太太何胡氏的时候，那胡氏也是震南村人，一个十足的村妇，就因为有一十二亩田做嫁妝，当初老太爷何小二才做了这門亲的。誰知她的八字生得那么正，竟把半条震南村的田地，不管原来属于哪一姓、哪一房的，一起带进了何应元家。可惜的是，何胡氏虽然能带田地来，却不能带儿女来，过門八年还没生育。到一千九百零一年，何应元娶了一个广西小商人的十六岁的女儿白氏做

姨太太，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何守仁，如今十七岁。以后两房又都不生养。到一千九百一十一年，何应元着了急，又娶了一个人家的十六岁的丫头杜氏做三姨太太。說也奇怪，他娶了三姨太太之后的一年，那十八年沒生育的正室何胡氏竟然头胎生下个男孩子，叫何守义，今年七岁。距今两年之前，三姨太太何杜氏又生了个女儿，叫何守礼。到这个时候，何应元才算放下一桩心事。因为在少年的时候，他就听到一种輪回报应的迷信传说，按那传说来推测，他们何家是应该断绝后嗣，灭了香灯烟火的。几十年来，他昼夜担心这件事。如今看来，那輪回报应的迷信传说，毕竟是虚妄无稽，不足置信的。他十分得意地自己对自己說道：

“我姓何的比那糊涂人周鉄，虽然还比不上，那不过应了一句古話，叫做庸人多厚福！他三个儿子；我才两个。可是比那吃人不吐骨头的陈万利，我却是綽綽有余的。这口气也算爭回来了！”

## 二 証 人

周炳跟着爸爸去那間正岐利剪刀鋪子当学徒之后，倒也高兴，早出晚归。別人看见他那衣服襤褸，滿臉煤灰的样子，就說这蠢才将来大概不是个干文的，却是个干武的。他在鋪子里，除了拉风箱之外，只做些零碎小件活儿，只要师傅們一說，他就能做得出来，倒不觉得怎么特別笨鈍难教。东家、师傅都喜欢，爸爸高兴，他自己也高兴。周鉄摸着他儿子的光脑袋說：“看来你一不当官，二不当商，还是要当祖传的鉄匠了！”当鉄匠，周炳觉着不坏；如果是祖传的，那就更陡了。只有一桩，当鉄匠比不上当学生的，那就是当学生的时候，下課很早，又有星期天，可以到处玩耍，可以上南关珠光里他三姨家里，和表兄弟姊妹們玩儿。他三姨爹是个有名的皮鞋匠，家里好玩的东西多得很。自从当了鉄匠学徒，这就不成了。一天亮就起来，回鋪子里打开鋪門，要到天黑，才上了鋪門吃晚飯。吃过飯回家，拿冷水冲个凉，已經累得不行，倒下床就睡了。天天这样，三姨家里，連一回也沒去。

看看到了一千九百二十年的二月中旬，残冬将尽，又快要过旧历年了。周炳从前沒有那样盼望着过年的，今年才刚到立春，就眼巴巴地盼望到不得了。有一天，年底了，鋪子里派他